

續
文獻通考

卷三七——四〇

5266
70-11



門 保
號 5266
卷 70-11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國用考 漕運上

宋

理宗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陳守奏復轉搬法疏畧曰國
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紀弛壞非惟軍餉不繼
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岸有江水淺涸坐食糜費之弊
其已離岸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弊而其既敗有攤
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能革且以江西一路言之
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每以水道淺涸不能巨舟延引
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一綱吏卒水手動數百計

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
虧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估藉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
不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國本爲害不細今若於隆興
置轉搬倉一所每歲一路綱運水脚其費不貲取其所
費養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爲之長造數十巨艦部以
軍法責之轉輸近裏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之轉搬倉
却令水軍專一護送更往迭來不假召募綱紀素定部
分素嚴舟楫素具較之烏合嘗試實相萬萬如此則非
惟可以省官綱之折閱抑足以增國家之武備戢江湖
之群盜脫士大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賴是一變法而
群害悉去衆利並興矣

遼聖宗太平時燕地大饑戶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詣海
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笞榜掠民
怨思亂於是首殺王嘉以快衆忿

金

世宗大定初劉璣同知漕運司事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
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
萬餘貫上是其言

章宗明昌六年三月以北邊糧運括群牧馳以銀五十萬
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以備支給銀五萬兩金器
一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盃八十兩絹五萬疋雜綵千
端衣四百四十六襲以脩賞勞

宣宗元光元年六月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以抵湖
城

哀宗天興元年八月發丁壯五千人運糧以餉合喜合喜
時爲樞密使將兵應完顏思烈等自汝州急入援故餉
之

元

世祖中統四年詔北京運米五千石赴開平其車牛之費
並從官給 至元十三年遣瀘州屯田軍四千轉漕重
慶 二十二年增濟州漕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
淮歲漕米百萬石于京師海運十萬膠萊六十萬石而
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運

用四人故夫數增多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
領都水監初言水利有十一事其一欲道昌平縣白浮
村神仙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于積
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牖以時蓄洩帝
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
爲之倡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
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上悅賜名曰通惠
英宗至治三年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籍練河之水爲
上源漕運商販舟楫無不由此以供億前朝嘗濬此湖
濬畜潦水若運河水淺開放練河一寸可添河水一尺
近年淤淺以致通運不通乞加修治制可工畢又置湖

兵百人專任修理

順帝至正九年十一月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
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卹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
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
糧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戶府當隸漕
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 十五年江浙省
臣乞減海運以甦民困戶部定擬本年稅糧除免征外
其寺觀并撥賜田糧十月開倉盡行拘收其不敷糧撥
至元折中統鈔一百五十萬錠於產米處糴一百五十
萬石貯瀕河之地以聽撥運從之

皇明

太祖定鼎金陵凡四方貢賦各緣其所至入於江達於海
師及 成祖遷都於燕百官衛士仰需江南於是始議
立運法派爲二道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由白河運至
通州謂之海運一由江入淮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
輝府由衛河運至薊州謂之河運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
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僨運而海
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僨運之初皆支運也既
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
一而故法幾廢矣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
然也 按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

曰兌運五曰改兌俱詳於後

太祖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二千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 六年冬十二月浚開封漕河明年春轉漕粟于陝西 十三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 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官軍所謂海運者是也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 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

按是時海船有一千料有四百料名鑽風海船後永樂中改海運遂改四百料爲淺船淺船因海船得名

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一百

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

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 十二年海運糧四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又衛河僭運糧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于北京所謂海陸兼運者是也 十三年時會通河成遂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常鎮等秋糧除存畱并起運南京供 內府等項外其餘原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運至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

石俱令民運赴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令民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倉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者是也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蓋自是海運不復行矣先是遣平江伯陳瑄往湖廣江西等處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言造平底淺船甚稱便焉歲可運三百餘萬石至京是時遼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是年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

京衛官軍於徐州運糧於德州置倉收國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交收淮安常盈倉本部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僨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僨運止一尖一平定爲例未年瑄復計議凡民運糧俱於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瑄又奏請于淮安瓜洲水次令軍民於此對船交兌令軍船出給通關付還與民銷繳仍令民補腳價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在瓜洲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加五斗五升十六年僨運糧四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於北京是年令浙江湖廣江西并蘇松常鎮等處稅糧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餘糧坐撥一百五

十萬石零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二十一年奏准每歲漕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赴通州倉交納

宣宗宣德二年令浙江江西湖廣并直隸蘇松等處起運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官軍於淮安南京支運四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州廬州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州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貯臨清倉令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經赴北京其僱運軍船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淮安上糧民

船十抽其一徐州十二抽一臨清十五抽一給與官軍兼舊船運載五年令河南南陽懷慶汝寧三府糧運於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三府糧運於德州倉交收是年又令江南民糧兌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此兌運之漸也六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僉撥民丁及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見運軍士通二十四萬分兩班更替僱運所謂僱運之初皆支運者是也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分派官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以故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民運於淮

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
付繳後叅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
糧米各官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
於瓜洲淮安交兌其淮徐臨德四倉仍支運十分之四
浙江蘇松等船各於本地方領兌不盡者仍赴瓜淮交
兌河南所屬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海船官
軍領運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領兌必量其
地之遠近費之多少定爲加耗腳米則例又給以輕齎
銀兩以爲洪腫盤剝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爲沿途衣
食之資是謂轉運變而爲兌運也 是年又增撥南京
豹韜左等衛及各都司直隸衛所軍餘并見運官軍共

一十六萬儲運糧儲

憲宗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
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
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
加過江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而爲長運也 十年
始立改兌法先是江西應天蘇松等處糧民自運上納
淮徐臨德四倉官軍赴倉支領運送京通二倉至是議
拍支運米七十萬石改令官軍各赴彼水次交兌
國初漕額歲運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
合

宣宗宣德八年儲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

八分

英宗正統二年僭運糧四百五十六萬石通州收六分京倉收四分

景皇帝景泰二年僭運糧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七年官軍兌運糧二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石於淮安臨清東昌徐州德州有糧倉收支運一十一萬六千二百石三斗共運糧二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五十石三斗內遮洋船運糧三十萬石以二十四萬石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京通二倉收

英宗天順四年僭運糧四百三十五萬石內兌運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淮安臨清徐州倉支運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內遮洋船運三十萬石以二十四萬石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

憲宗成化八年定僭運糧每歲四百萬石

孝宗弘治二年僭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二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

武宗正德六年僭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六十三萬三千石支運倉糧六萬七千石

世宗嘉靖元年僭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二十萬石改兌六十二萬九千四百石支運倉糧七萬六百石二十八年見行議單每漕運四百萬石內該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

各省直兌運數

浙江六十萬石 江西四十萬石 湖廣二十五萬石

內折色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應天府一十萬石 蘇州府六

十五萬五千石 松江府二十萬二千石 常州府一

十七萬五千石 鎮江府八萬石 寧國府三萬石

池州府二萬五千石 廬州府一萬石 淮安府二萬

五千石 太平府一萬七千石 安慶府六萬石 鳳

陽府三萬石 揚州府六萬石 徐州三萬石 山東

二十八萬石 內折色七萬石 河南二十七萬石 內折色七萬石

各改兌運數

江西一十七萬石 應天府二萬八千石 蘇州府四

萬二千石 松江府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 廣德州

八千石 鎮江府一萬石 淮安府一萬一百五十石

以上舊俱運淮安府常盈倉 浙江三萬石 揚州府三萬七千石

鳳陽府三萬三百石 徐州一萬八千石 鎮江府

一萬二千石 淮安府六萬九千石 以上舊運徐州廣運倉 山

東二萬六百石 河南五萬石 以上舊運臨清廣積倉 山東七

萬五千石 河南六萬石 以上舊運德州倉

又支運米六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

天津倉米六萬石 薊州倉本色米十萬石折色米一

十四萬石 密雲鎮米一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

斗 昌平鎮米一十八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 以上

卽上兌
運內數

又預備米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

臨清廣積倉收山東五萬四百石又河南六萬石 德
州德州倉收山東六萬石又河南二萬石

漕運總數

漕糧先年俱民運准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
倉名爲支運永樂末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脚價
兌與軍船領運名爲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
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脚價
視遠近爲差成化十一等年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
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爲改兌其兌運中又分支運米與

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其正額外又有預備米貯於臨德
二倉歲運米四百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
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
改兌七十萬石除例折外每年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
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前項兌糧米倘災傷等項停免
聽各該巡撫官如蘇州府有災該免則於附近松江常
州等處撥補足數安慶府有災該免則於附近太平府
撥補足數其餘府分有災俱照此例奏補候災傷府分
有收仍照撥補之數徵完如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無
處奏補漕運就將臨德二倉收貯糧米照數支運務要
不失原運四百萬之數 漕運總兵官萬表疏舊例漕

運糧四百萬石倘有災傷等項停免於附近府分撥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就臨德二倉照數支運庶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續以臨德二倉糧米有限故准折銀臣愚以為理財之道莫要于本折通融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遇災傷量減折色而本折相兼為用國計亦不為無補漕運糧斛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并脩造淺船糧銀官軍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支運京軍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為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候云米貴之年方放本色則軍需實濟矣 俞諫漕例疏謂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

經文武大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運糧四百萬石內蘇州邊儲獨遮洋一總尚留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海道以抵薊州天津二倉成化間又因海道不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當時遮洋海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俱仍舊役雖或愛禮存羊而其地理之遠近往來之怠緩軍船之狼狽糧運之稽遲誠有如郎中趙戴之所言者矣至若河南一總上下兩江催餉甚遠不免顧此失彼而趙戴又復言及皆切漕運要務查得南

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昔因習知海道在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僨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爲不便抑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就充加費過江一三腳米而南京行糧且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况遮洋元年議准折色數多軍額減存但辦料數少食糧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近甚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所宜改撥合將遮洋江北淮太高揚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衛共九衛旗軍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四名并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泗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京遠軍共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舊額仍於遮洋總處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派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爲上下江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不過壩亦各存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一二裁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者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州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蘇松常鎮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糧通共爲一總其南京二總每年却分浙江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南至若浙江等總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酌派事不大害

不必槩爲更張其改撥遞洋行糧查照議單北直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二衛俱照淮太二石八斗如此庶水軍左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之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投催餉亦免往來督兌之難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糧運不致稽延且行脚米亦得以少省矣

廣東陳建云嘉靖數年間河益南徙而衝渦奔毫震驚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並容全河之委也衆說紛紛愚謂欲河之北以循古道者爲河患也猶幸其南所以佐漕也顧河能佐漕亦能決漕累朝挑濬之費已不貲矣故嘗有

言曰前代之河決也不過損民田廬故治之者在急除民害國家之河決也惠及漕運故治之者事關國計今日治河視古豈不尤難哉

加耗輕齋數

兌運米

江西湖廣浙江每石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兩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斗六升折銀一錢八分名三六輕齋

江南直隸并江北廬州等府每石加耗米五斗六升又兩尖米一斗共六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名二六輕齋

山東河南府州縣每石加耗米三斗一升又兩尖米一斗共四斗一升內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名一六輕齋

已上輕齋銀俱備運軍盤剝費用後濬通惠河成始立減扣之法除一六照舊外其二六者原餘米二斗六升減去二升改爲二四輕齋於內仍扣銀一分三六者原餘米三斗六升減去二升改爲三四輕齋於內仍扣留銀二分扣留者以備修理通惠河閘座等項支用量減者以寬民力

改兌米

浙江江西每石加耗米四斗二升應天并江南直隸

石加耗米三斗二升

北直隸每石加耗米二斗七升

已上各加耗內各折米二升易銀一分名折易輕齋銀餘俱本色

徐州每石加耗米二斗二升

山東河南每石加耗米一斗七升遮洋船一斗五升

已上俱本色凡改兌糧盤剝之費各完本總兌運輕齋銀與各折易銀兼支名爲完貼

宣宗宣德八年令兌運民糧加耗湖廣每一石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兌軍

者四斗 十年令湖廣江西浙江耗米俱六斗江南直隸五斗江北直隸四斗徐州三斗五升山東河南二斗五升 又令各處起運京倉大小米麥先封乾圓潔淨樣米送部轉發各倉收候運糧到日比對相同方許收納

英宗正統元年奏准免運糧加耗江北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浙江蘇松等府民自運至瓜洲免運者三斗七升淮安者三斗餘如舊 十三年令湖廣江西浙江加耗俱六斗五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河南民糧於蕭縣水次免者三斗民自運至瓜淮等處免軍運者三斗其免運料豆加耗亦准此例

憲宗成化六年奏罷蘇松等府民運糧仍舊軍運 十年令湖廣江西浙江加耗每石四斗應天并江南直隸各府一斗五升徐州二斗山東河南一斗五升 十一年罷民運淮徐臨德等倉糧令軍船徑至水次領免運送京通二倉交納 二十三年令改造遮洋運船為淺船從新河僱運其運糧并人夫亦照淺船例均派每船旗軍十名

孝宗弘治二年令官軍上納京通二倉糧免運者加耗七升改兌者四升支運并遮洋船仍舊一尖一平收受 十八年 詔明年漕運米以十分為率內二分照例折銀以蘇民困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武宗正德十年奏准輕齎銀兩各司府州縣每年各隨正糧一併兌完方許出給通關 十六年奏准各處原派臨清倉民運糧七萬六百石今後照數徵完就於各水次聽漕運衙門撥到軍船交兌不必民運到倉

世宗嘉靖五年令以 顯陵衛原運湖廣正糧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四石七斗折銀解赴太倉收納船隻派與無船衛分撐駕 六年奏准開濬通惠河修理閘座築堤立壩造船盤剝以便糧運每年二月本部請 勅給赴通倉坐糧員外會同巡倉御史督理其各總輕齎銀兩照例驗給扣省腳價解部轉送太倉銀庫交收以備修河等項支用羨餘銀兩給散運軍 八年議准湖廣浙

江江西江南江北等總漕運衙門各將解到輕齎銀兩量給十分之三責付把總收領以脩官軍沿途盤剝之費七分照舊驗封候完糧扣羨其山東河南輕齎不必先給 又議准官軍過江領兌蘇州等處糧米者江北三總并廬州衛每石過江腳米一斗三升南京兩總并鎮江衛每石七升其廬州衛本府兌者六升 十一年題准遮洋額運本色米除六萬石原運天津外其運薊州倉一十萬石將數內四萬石每石連耗徵價銀九錢遇放支官軍附近衛所給與本色其太平寨燕河營等寫遠去處與本色相兼支放每石折銀六錢五分扣除銀兩通融支放 十二年又議准自本年爲始過江腳

米一斗三升內將七升每斗折銀六分以爲顧船之資
六升仍舊本色以爲過壩盤剝之費 十六年又議准
兌運糧米照舊分派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兌京倉四
分通倉六分合貼腳價於兌運輕齎銀兩照舊挖給

漕運程限

憲宗成化八年令運糧至京倉北直隸并河南山東衛所
限五月初一日南直隸并鳳陽等衛所限七月初一日
若過江支兌者限八月初一日浙江江西湖廣都司衛
所限九月初一日其把總都指揮及領運千百戶等官
違限二十日以上住俸待罪若連運三年違限者迺降
一級二年不違限者量加獎勵三年不違限者量加旌

擢俱奏請定奪

孝宗弘治八年奏准各處兌運糧每歲布按二司及直隸
府州縣管糧官督屬徵收年終赴運水次候正月交兌
初違限一年二年者附過還職連違限三年者以罷軟
起送吏部其各該分巡分守管糧官員以十分爲率五
分不完者亦照此例管運官照府州縣例把總官照分
巡分守例連違限三年聽漕運衙門黜退不許管軍管
事

武宗正德五年令漕運衙門以漕運水程日數列爲圖格
給與各幫官員收掌逐日將行止地方填註一格同原
給幫帖送部查考事完送漕運衙門查繳無故違悞運

官住俸問罪若有司交兌遲延罪歸有司

世宗嘉靖二年令自今年爲始部倉查各官到部完納月日比先早一月者指揮等官量加犒勞三次俱早一月把總等官於實職上陞一級比先年遲者卽送法司問罪照例發落 八年又議准南直隸浙江坐派起運

內府各監局及吏部等衙門細熟白糙粳糯米等每年十月終徵足差官十二月以裏開船前來交納如違照兌運事例叅奏治罪 十四年題准今後一應兌軍改兌秋糧務在及時派徵依例限運赴水次聽候交兌若正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者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各住俸半年二月終無糧無船者問罪住俸一年延至三月終船糧不到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提問降二級四月終船糧不到不分多寡連布政司掌印管糧官領運把總通降二級文職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

考察運官

孝宗弘治十三年令本部會同兵部及漕運都御史等官考察運糧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廉幹有爲者存留管事貪婪無爲者革退另選相應官代補

世宗嘉靖十四年題准運糧把總衛所總等官每二年一次戶兵二部會同考察分別去留等第奏請定奪千百戶鎮撫等官亦三年一次漕運衙門考選各處衛所總

官有缺查照節年有領運年深諳練漕事或僉書軍政等官素有才力者選擇取補如有科擾軍士侵費錢糧等項聽漕運衙門本部監兌委官并巡按御史指實叅究黜罰不在三年考察之限

漕運月糧

成祖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行糧每員名不分遠近俱支三石以後增減事例不同

世宗嘉靖十七年議准今後運軍月糧先將應徵存留糧斛依期徵給如徵有不及或災傷停免聽將倉庫別項錢糧預行通融處給其行糧例該本處關支者雖派別省兌運仍舊在於本處若兌本省原議水次隨支者俱要預期徵完隨同正糧一并交兌如果徵收不齊行糧每石折銀五錢月糧查照彼中折筭處給

漕運漂流

世宗嘉靖八年議准沿途遇風損壞船隻漂流糧米許赴所在官司具實陳告掌印官親詣漂流處所勘實具奏仍候本部轉行巡按御史覆勘明白方許除豁如有乘機侵盜扶同勘報情弊就將漕運官軍并有司官吏通行叅送法司問罪俱發邊衛充軍 又議准漂流糧米例該減除通州上納者如遇通州倉缺厥仍令赴京倉上納每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曬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計省曬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流之數前項米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

漕運雜行

宣宗宣德十年令漕運總兵官每年八月赴京議事

周忱言行錄云宣德間公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
初蘇州府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
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
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
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
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
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况鍾奏減八十餘
萬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

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團聚一處推糧長一人
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圍每圍設糧頭
團戶各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
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
通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
以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剝淺等項費用填註回
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六徵
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
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逐年餘米入以補賑濟

英宗正統十三年令各處兌運民糧每二石與新蘆蓆一
領其淮安等處倉支運者每二石領墊倉舊蓆一領至

京通二倉每百領除損壞止納七十領

憲宗成化六年十月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其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糙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輓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輓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揚州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輓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以補其數上從之

萬表云太倉起剥則例一厥先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糶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扣五十石或一百石其欠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餘剩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叙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歲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叅究况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偏也周乃貯之空廩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廩明交耗糧八百四十

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槩行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至元年叅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各鐵斛收受戶部題奉 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長久之慮彼當事者有存寬厚之意耳至二年又該戶部題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原爲尖斛而增今于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表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七升以進倉便穀交納常有餘剩之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槩平收則軍逃運敝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蓋雖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 國計根本所繫爲害者大此只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孝宗弘治十八年令張家灣水兌糧米脚價每石原定一錢者減作八分天津衛寄收糧米脚價每石原定一錢五分者減作一錢二分其扣下京衛事故官軍兌支不盡正耗之數及明加免曬折席等項有米者俱准運赴通倉上納無米者每石折銀五錢與脚價銀兩俱送太倉銀庫交收

武宗正德九年奏定起旱脚價自張家灣至京倉晴乾日
每銀一兩起載米一十七石陰濕一十三石天色初晴
道路猶濕一十五石張家灣里兒寺至通倉每銀一兩
起載三十三石長店兒至通倉四十石灘子里至通倉
五十石自十年以後各總運船到灣之日即將前項脚
價於戶部委官處驗封交收以憑支給

世宗嘉靖八年議准司府州縣管糧官各於水次同兌運
官將成化十五年原頒降永爲法則字樣鐵斛與依式
成造印記木斛較量相同就便交兌如有將私造大斛
用強交兌者監兌官及撫按官依律照例拿問 又議
准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銀兩科索至

十兩以上者問罪降一級二十兩以上者降二級四十
兩以上者降三級發原衛帶俸差操再不准用至五十
兩以上者問罪發邊遠充軍跟官書算人等科索軍士
銀兩侵欺入已至十兩以上者問發永遠充軍 又議
准兌軍民糧交納蘆蓆以三分爲率二分納本色一分
折銀每領折銀一分又每米二千石納楞木一根松板
九片亦以三分爲率二分納本色一分納銀每板一片
折銀二錢五分俱隨糧收受出給通關其銀太倉銀庫
另貯以備修倉等項支用薊州天津四倉蘆蓆與京通
倉例同松板楞木每船交納用銀八錢 又議准通惠
河經紀船脚每糧一石銀二分一厘一絲八忽二微六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二五
開水脚每石銀九厘一毫三絲九忽一微車戶車脚每石銀一分四厘八毫四絲二忽七微京通倉歇家包圍每石銀八厘五毫曬夫飯米每船一兩一錢小脚耗糧到圍每石四厘僱人抱籌抬斛打捲每石七毫買墊圍葦把每船二錢買掀掃把斗每船三錢軍斗籌價每石銀五厘京倉蓆板隨船帶至大通橋蓆令車戶帶運備雨每板一片木一根各准米一石起脚京通倉運官交糧紙劄銀每處二兩官軍房水銀指揮三兩千戶百戶各二兩旗軍每船京倉一兩二錢通倉一兩各該把總遇糧運到倉呈驗輕齎之後先將前銀交送京通二倉坐糧員外收貯提督官給發印信文簿各二扇一扇查

收一扇查給在運官者領用在倉中者歇脚領用

邵實曰我朝運法所謂法者即今支運是也故有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以受民間輸納運官者於斯領焉歸於京通二倉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爲裒益雖歲有豐歉而常數不缺及支變爲兌繼而又有改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叢於一歲之中於是軍無餘力而缺於常數豈得已哉若今南有非常之水北有非常之寇則又不待論也當是之時所謂變通者無他不過漸復支運之法而已支運之難難於脚價不足則糧不自行其理然也苟能預處脚價以擬

兵荒之事於舊例支運七十萬石之外每遇兌缺則支以補之歲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此於國計爲便不可不慮而處之也

脚耗輕齋新例

今上萬曆元年題准江北三總派兌南糧原定脚米一斗三升顧覓江船今瓜洲建閘徑赴水次聽兌蠲免七升止徵六升其南京各衛通到水次原徵七升今免一升止徵六升二年題准各處隨糧輕齋銀通解漕司內將三分給運官其七分選定解官稱驗明白各令入鞘類至十萬上下裝入標船星夜越幫前進送通倉坐糧郎中稱過寄庫候該幫船到驗給運官完糧其山東河南者原不過淮責成臨清兵備差官陸路解進

七年

令輕齋銀兩照議單分爲三七以三分給本幫備船沿途空貼等費其羨餘兌給回南旗軍一分餘候完掣通關之日查無掛欠亦便與運官領回分給不必扣貯十一年以江西饒州等五所淺船改并進賢水次修造免徵過期湖米銀十二年題准輕齋羨餘銀舊例一分解准二分給軍今照萬曆七年例惟山東遮洋二總每船仍止給銀一兩中都錦衣旗手上江下江淮安揚州七總原議每船一兩五錢今增五錢共二兩浙東浙西湖廣江西四總原議每船三兩今增一兩共四兩其扣省銀兩京倉八項通倉六項照舊扣除

新定漕規

今上萬曆元年題准湖廣衡永荆岳長沙漕糧原在城陵磯交兌者改并漢口水次 十一年改漢口交兌於金沙洲陳公套水次

凡樣米萬曆四年議准各處樣米山東河南限正月江北直隸限二月江南直隸限三月浙江湖廣限四月各分頭幫解送總督衙門收候運糧到日轉發各倉比對凡運糧程限萬曆二年題准舊例湖廣江西浙江三總限三月過淮者多與黃水相值今定限二月過淮如違查久近分別治罪

凡優恤官軍萬曆七年題准領運等官應給盤纏但經以贓私不法叅論者盡行停給完報違限三月以上而過淮先期依期與完糧不違限而過淮後期及淮北例不過淮而完糧違限三月以上各給一半過淮後期完糧違限三月以上給與三分之一完糧違限五月以上不論過淮先期盡行停給運軍應得羨餘姑准給與其停扣銀兩俱類解太倉 十二年議准運軍中途病故預支安家月糧俱免還官仍優恤二年其遺下行糧給本船旗軍以充顧募免下年扣除若中途脫逃者獲日問罪仍追安家月糧還官 又議准運軍土宜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真聽僎運御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事

兵備道盤詰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前途經盤官員徇情賣法一併叅治其餘衙門俱免投文盤詰

凡漂流萬曆元年議准凡官旗漂流船糧卽赴所在督押司道陳告當日委官親勘具奏收糧之日減除免曬處補若未經奏到雖有執照卽係假捏不得一槩混支其起欠掛欠明係侵欺與漂欠不同不得妄援前例

六年題准如遇漂流在楊子江者先赴催償把總處具告一面赴督押司道官處告委有司相去一百里者限二日一百里外者限四日勘實呈漕司卽與具奏除豁如有違限扶捏等弊卽將勘官叅問官旗分別捏報漂欠虛數多寡問擬重罪其河道漂流者卽令本幫補納不敷量動柴幫潤米攤補不得一槩奏豁

十二年議准漕運官軍如有水次折乾沿途盜賣自度糧米短少故將船放失漂流及雖係漂流損失不多乘機侵匿捏作全數賄囑有司官吏扶同奏勘者前後幫船及地方居民有能覺察告首漕運官司查實給賞輕齎銀十兩官軍不分贓數多少俱照例發邊衛永遠充軍有司官吏從重問擬仍行原衛所將失事之人家產變賣抵償不許輕扣別軍月糧以長姦惡前後幫船知而不舉一體連坐仍于正犯所欠錢糧內責令幫賠十分之三又議准漂流糧米三千石以上提問把總官不及數者止提問本管官旗又議准漕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七
官如有漂流數多把總三千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一千石千戶五百石百戶鎮撫二百五十石俱問罪於見在職級上降一級有能自備銀兩不費別軍羨餘當年處補完足者免其問降若願隨下年糧運補完亦准復職止完一半准復一級三年內儘數補完亦准復原職

凡掛欠萬曆二年題准掛欠官員果故絕無人承襲將原欠糧銀除豁免追以後把總官任內如分毫顆粒掛欠縱陞遷不許離任敢有朦朧赴任者恭提革任問罪監追 十二年議准運糧官旗掛欠數多把總名下三千石或銀一千五百兩以上指揮名下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一千石銀五百兩以上千戶五百石銀二百五十兩以上百戶鎮撫等官二百五十石銀一百二十兩以上各遞降一級每一倍加一等有能當年補完者通免降級如下年補完及三年內全完者准奏復原職其一應提問官旗各省及直隸江南衛分行各該巡按御史南京并江北衛分行漕運衙門各就近提問以便完結

漕禁新例

今上萬曆九年題准備行各監兌官及兼理漕運御史將該兌糧米眼同州縣官并運官看驗明白交兌取具有司結狀運官領狀備將緊要數目字樣用印鈐蓋各一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樣四本一存監兌委官一送漕運衙門一送戶部一送
總督衙門案候收糧如米色與結狀不同卽係官旗揀
和若有司縱容糧長將爛米搪塞不肯從實結報各從
重叅究 十二年議准軍旗有欲呈告運官不法事情
者許候糧運過淮并完糧回南之日赴漕司告理如赴
別衙門挾告詐財者聽把總官就拿送問該徒罪以上
調發邊衛充軍另拘戶丁補伍 又議准漕運官軍敢
有水次折乾及中途糶賣以致抵壩起欠及臨倉掛欠
者卽係侵欺除正犯查照律例問擬外其餘官旗仍各
總計名下欠數總小旗欠一百石問發哨瞭百戶鎮無
欠二百五十石千戶欠五百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

領運者欠一千石把總官欠二千石俱問罪降一級發
原衛所帶俸差操有能臨時設法買補完足止作折賣
正犯各官旗免罪其雖不係侵盜但有虧折俱照前例
擬斷若總欠數多及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總督總
兵等官另行奏請定奪 又議准漕運把總指揮千百
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及指以供辦等費爲由科索并
扣除行月糧與船料等項值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立
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俸差操如未及三十兩者止照
常科斷其跟官書美人等指稱使用科索軍人財物入
已者計贓論罪如至二十兩以上發邊衛充軍 又議
准衛所官完糧後備造支銷數目呈報稽考若有造報

不明及侵欺靠損情弊許運軍指實首告各查照律例
從重問擬把總官失于覺察叅問治罪 又題准凡漕
運錢糧有侵盜銀三百兩糧六百石以上俱照侵盜本
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常人盜者絞

民運

今上萬曆九年議准行漕司及各巡撫將江南五府應運
白糧令各糧長仍顧五百料中船勿令夾帶私貨應得
水脚當官議定先給一半其餘印封船過徐州總部官
驗給 又題准每歲解京白糧務點殷實糧戶正身解
納不許棍徒包攬應運米數先儘本名如有官戶銀米
責令運送倉庫轉給領解以杜短少賠累船隻許令糧

長自顧五百料中船每百石定給銀三十三兩埠頭等
役悉行查革經過鈔關如果止于土宜四十石免其納
稅糧至丁字沽以北河西務主事卽照軍糧所定脚價
撥船起剥經紀搬抗過壩不許仍前寄囤如有積棍攬
解歇家科擾等弊聽巡視科道叅究糧完之日解戶批
單給發部運官領回類繳各有司不必監比家屬仍刊
稽獎文票聽巡倉御史查給稽繳

空運

今上萬曆九年題准莫靖倉原撥漕糧十五萬石內將二
萬石自沙子營陸運改撥居庸倉收貯轉放居庸黃花
橫嶺三路官軍月糧以免召商勞費其搬運脚價莫靖

倉每石銀四分今每石加一分共加銀二百兩責令殷實商役領運 十一年議准營州左屯衛官軍月糧遠赴通倉不便自萬曆十二年為始每年漕糧到日通州管糧郎中撥發二千五百石就令昌鎮運糧經紀自通州水運至順義縣小東莊每石給腳價銀三分七厘五毫自小東莊陸運至城每石給銀五厘俱在隨糧輕齎銀內動支該衛官軍逐月關領

漕運職官

總督 都御史一員 總兵官一員
把總 南京二員 中都留守司一員 浙江二員
江西二員 湖廣一員 山東一員

江北直隸二員 江南直隸二員

監兌 戶部三事五員

每歲于漕運議事畢選差請 勅分往山東河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督軍民有司依期交兌催償起程南運督至儀真與償運官交接明白即將各兌完起程并交接日期報部查考同日仍將兌完日期具奏

償運 御史一員 舊用戶部郎中三月奏差今改御史

押運 叅政一員 舊有協同漕運叅將二員今革

理刑 刑部主事一員 三年代萬曆二年革十一年復

景皇帝景泰二年始置 欽差總督漕運都御史一員駐

淮安府

英宗天順二年始設理刑刑部主事二員亦駐淮安管廠

工部主事二員駐清江浦監倉戶部主事四員一駐淮安一駐臨清一駐徐州一駐德州管河工部郎中二員一駐安平鎮分理濟寧以北閘一駐高郵州分理濟寧以南閘管洪工部主事二員一駐徐州洪一駐呂梁洪
 憲宗成化二十年始設管閘主事二員一駐沛縣沽頭閘一駐濟寧又管泉工部主事一員駐寧陽節南旺閘清江提舉一員在清江浦衛河提舉一員在清江浦
 欽差備運糧儲兼鎮守地方總兵官一員協運
 員俱駐淮安 二十一年令戶部差官一員駐淮安
 南南京差官四員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督同該管糧官依期徵完
 谷領 勅

武宗正德六年題准照例于左右侍郎內差一員 七年題准改委戶部官四員分往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地方監兌 十一年題准監兌官兌完起程交接明白仍回原兌水次整理下年糧運候交代回京 十五年罷差南京官仍差戶部五員會同巡按御史監兌又差郎中一員於沿河一帶自通州直抵儀真等處嚴督軍有司催備供用白糧并漕運京儲等項 又題准天津兵備副使帶管白河漕運
 世宗嘉靖四十四年題准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監兌官各給關防一顆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給事中何起鳴言南直隸浙江杭嘉

湖添差御史一員給之 制書令其專理漕運其濟寧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史帶管者并以委之監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巡歷徐州以北河道漕運可兼攝而並舉從之 三年題准兩浙巡鹽御史兼督浙江杭嘉湖三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漕務革監兌官 四年題准漕船起行都御史坐鎮淮安叅將移駐瓜儀總兵任徐州各分經理催督船糧 又題准給僱運把總關防 又議准南京巡屯御史兼督應天太平寧國安慶池州五府及廣德州糧務 五年題准差御史僉運 又題准裁革叅將設叅政一員每年正月移駐瓜儀外軍糧船過閘過壩管押到京 又令兩淮巡

鹽御史兼督廬鳳淮揚四府及滁徐和三州糧務 六

年議准徽寧池太兵備兼管糧務 題准給僱運郎中

關防

今上萬曆五年題准仍差主事一員往蘇松常鎮監兌六年停差僉運郎中 又令南京二總各衛運官俱與軍政僉書更番領運責成掌印官先期料理仍差南京兵部主事一員專管選補軍旗事務 九年復差主事一員往浙江監兌 十二年令兩浙巡鹽御史仍帶管漕糧止行文督催免其押送鎮江

六平尉美贊殿中 又令南京二縣各衛軍官具與
今上萬曆五年殿試分表生事一員封補外常與盟父

關切

平藩封爵軍官太兵衛兼管對錄 殿中餘爵殿中
監御史兼管軍官對錄四六及新公亦三殿對錄六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國用考 漕運中

皇明

運官選補事例

武宗正德五年題准運官交糧完日務嚴督軍人將本幫
船隻督押回還其軍丁有恃頑不行上運不候交兌及
雖交兌即棄船回走者將行糧賞鈔盡追入官仍問發
邊衛充軍另拘戶丁補伍

世宗嘉靖七年題定考選運官三年一次 又議准淮安
清江浦管廠指揮聽漕運衙門填註賢否送戶兵二部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八
與漕運官一體考察土留 八年議准江北直隸等總
係南京衛分者南京兵部選委主事一員係布政司者
各該巡按御史會同監兌守巡兵備等官嚴督各該衛
所軍政掌印官通查原額運軍逃故缺少者先將掌印
任俸另選正伍內精壯旗軍補役正軍不足於空閒餘
丁或別差下選補該衛所無丁同衛所撥補本衛無丁
于本總衛所撥補發各把總官處審驗上運如有已撥
上運又復改差及老弱不堪詭名搪塞等弊並聽漕運
衙門并巡按御史各該委官照例叅究仍將撥過姓名
數目造冊送戶兵二部查考 九年題准運糧官員聽
漕運衙門坐名調取不許擅自補換 十四年題准

糧把總衛所總等官每三年一次戶兵二部考察分別
去留等第奏請定奪千百戶鎮撫等官亦三年一次漕
運衙門考察南京兵部及各省撫按衙門遇有申告運
官一切患病年老緣事等項必須會行漕運衙門勘實
方許替換若遇考選軍政之期查係戶兵二部原考定
者不得擅爲紛更各處衛所總官有缺於領運及各衛
所僉書軍政等官素有材力者選補其餘管事缺官不
許擅掣運官其各該運官如有科擾侵欺等項實跡悉
聽漕運衙門監兌官并巡按御史指實叅究黜罰不在
三年考察之限 凡衛所運軍不足限一月之內照名
補完若限外不完百戶十名以上千戶二十名以上指

揮三十名以上住俸督補直至完日方許收俸 凡衛所差撥旗軍或正或餘俱選丁力相應之人照例量免幫貼遇有逃故等項移文行取隨即撥補押發上運不許過違十日 凡逃故軍士各該衛所不行僉補者比照京操官軍該班不到事例叅究 二十一年議准凡各總等官三年以上果有廉能幹濟依期完糧不至借債者准令於實職上陞一級 二十二年議准管船旗甲於見役旗軍揀選丁力相應者充當如見運數內不堪者許將在衛城操屯種相應人丁僉補 四十四年題准各總衛所掌印官先期料理下年糧運不得規避延摺其舊運官完掣通關即令掌印間有掛欠另選以

備更番

穆宗隆慶六年題准運糧衛各掌印官會同運官將各船旗甲逐名精選身家有力者選完開造花名長單二張送附近府州縣正堂覆審相應不堪者即與更換用印鈐蓋掌印領運官各分一紙後有壞事損失掌印責賠有司另處原單淮南繳報漕司淮北投天津兵備類繳各把總分運類

南京把總官二員所轄衛三十四曰錦衣曰府軍曰金吾後曰豹韜左曰驍騎右曰府軍右曰神策曰虎賁左曰留守左曰鷹揚曰鎮南曰留守中曰龍江右曰廣洋曰江陰曰羽林右曰龍虎曰旗守曰橫江曰武德曰留

守右曰金吾前曰瀋陽右曰府軍後曰豹韜曰虎賁右
曰水軍右曰應天曰水軍左曰龍虎右曰興武曰羽林
左曰龍江左曰府軍左 指揮二十五員名千百戶一
百四十二員名旗軍一萬八千八名清江廠造船一千
七百五十九隻運糧五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
斗一升六合

湖廣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三曰武昌曰武昌左曰
蘄州曰黃州曰沔陽曰岳州曰荊州曰荊州左曰荊州
右曰襄陽曰德安指揮一十一員名千百戶八十七員
名旗軍一萬七百四名武昌廠造船一千一十二隻運
糧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四石二斗八合

江西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一曰南昌前曰袁州
曰贛州曰吉安所曰永新所曰建昌所曰撫州所曰廣
信所曰鉛山所曰饒州所 指揮四員名千百戶五十
八員名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名九江廠造船八百六
十六隻運糧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三斗八升八合
浙江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三曰杭州前右曰紹
興曰寧波曰台州曰溫州曰處州曰海寧曰金華所曰
衢州所曰嚴州所曰湖州所曰海寧所 指揮八員名
百戶七十九員名鎮撫四員名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
十名蘇州廠造船二千三十九隻運糧六十六萬五千
三百一十一石三斗四升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中都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二曰鳳陽曰鳳陽中
曰鳳陽右曰留守曰留守中曰懷遠曰長淮曰宿川曰
武德曰潁川曰洪塘所曰潁上 鎮撫二員名千百戶
八十三員名旗軍八千七百一十六名清江廠造船八
百八十七隻運糧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
三合

江北把總官二員所轄衛所一十八曰淮安曰太河曰
邳州曰徐州曰徐州左曰壽州曰泗州曰歸德曰揚州
曰通州曰泰州所曰鹽城所曰興化所曰高郵曰儀真
曰滁州曰廬州曰六安 指揮一十五員名千百戶一
百七十六員名旗軍二萬六千七百一十一名清江廠造

二千六百八十隻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
一斗二合

江南把總官二員上江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一曰建陽
曰宣州曰新安曰安慶曰九江曰水軍左曰龍江左曰
龍江右曰廣洋曰江陰 指揮九員名千百戶九十九
員名旗軍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名安慶廠造船一千
四百二十三隻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
升

下江一員所轄衛所九曰蘇州曰鎮江曰太倉曰鎮海
曰松江曰嘉興曰水軍右曰應天曰橫海 指揮二員
名千百戶十九員名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清江廠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八 五
造船一百七十七隻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六合

山東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七曰臨清曰平山曰東昌曰濟寧曰兗州曰東平所曰濮州所 指揮七員名千百戶四十七員名旗軍二千七百六十五名清江廠造船七百七十三隻運糧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一石二升遮洋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六曰通州左曰通州右曰神武中曰定邊曰天津曰天津右曰德州曰德州右曰天津左曰德州左曰徐州左曰泗州曰淮安曰太河曰高郵曰揚州曰長淮 指揮一十二員名千百戶四十五員名旗軍六千二百名清江廠造船五百五十五隻運糧二十四萬石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漕運都御史張瀚奏兩浙漕運近多失期乞將東西把總二員合而爲一每歲更番一員領運一員預備次年運務戶部覆浙江轉漕視別省倍加繁劇兩總分任似難變更惟浙江都司僉書職事頗閒宜委任一員賜之專 勅督理運務 上是之 工科給事中吳時來請臨德二倉米充漕運之漂流者并補造運船以濟轉輸 上從之 漕運總兵等官李廷竹方思馬森張瀚等議裁革遮洋運糧把總而以所屬淮安大河泗州三衛分屬江北淮安總高郵揚州二衛屬江北揚州總長淮一衛屬中都總俱兌運南糧以在北

德州等九衛與江北淮安總所屬徐州歸德三衛俱併入山東一總兌運山東河南之糧德州九衛與臨清平山二衛撥運薊州倉糧旗軍行糧每名加增四斗徐州等三衛與山東各衛撥運京通天津倉糧旗軍行糧如故其山東把總每歲將京糧催至白河復督運至薊州使南軍無裹糧之苦而北衛得近地之便 巡按御史蔣機奏漕糧四百萬石除改折邊餉其入京通二倉者三百三十餘萬石而京倉僅二百萬根本之地出多入少非所以權輕重備緩急也自今請無拘三七四六之例凡兌運者悉入京倉改兌者入通倉從之 十月延綏撫臣王遴奏本鎮黃甫川運河已通漕粟見貯府各

縣倉乞頒降印記一顆責令本縣典史主之又運船水手臨河僱覓非經久之計請於葭州神木府谷吳堡米脂綏德等州縣均徭內增編比常役少加優異以恤其勞報如議 二年二月蔣機復條上四事 一漕運總兵官每歲九月漕舟過淮則以催督事付之叅將而身自赴京會議仍亟還漕艘不得停泊凍阻 一杭州嘉興湖州蘇州松江常州運解白糧必以府佐賢者任其事毋槩委之首領及驗發批單水程限簿勿令稽延又通行關津量免其稅 一戶部司官管理太倉銀庫者必滿歲方代且給關防以防詐偽 一咨工部管河郎中凡倉廩橋梁以時修葺使轉輸委積者無所患若石

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八
壩普濟上平津三閘各增給舊運剝船十隻小脚四名以資盤費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楊家相陳三事 一重漕艘以全大計謂淺船造作不堅弊在法疎人玩侵牟者多宜嚴加綜核 一開河道以利漕輓謂朝陽門外故有河渠雖歲久漸湮尚可復之以便東倉之運與夫寶應河之議開康濟河鎮江一帶之議濬淺阻填卑溼者皆通漕孔道所宜亟舉 一建閘座以省耗費謂瓜州土壩剝運甚艱莫如建閘之便又境山諸閘日就頽毀宜及時修理 上命如議行 五月 詔漕運各總過江脚銀奇羨者解貯淮安府庫爲軍船置辦什物之用每船給以四兩如再有餘則以助修船之費仍着

爲令 九月御史唐鍊條上漕運事宜請令江西湖廣浙江各布政司管糧叅議督運船赴瓜儀與漕運委官交代後期者劾治降黜運軍數少令司道府衛於正丁舍餘屯操中僉補修船責成工部分司沿河催督宜專勅徐州兵備副使限四月終過洪入閘漕司比過淮例一體奏報 上命悉如議行 十一月戶部會廷臣議漕運便宜 在漕司條陳者四事 一曰清理厰總謂江西湖廣糧運常遲率同官旗挾貨所至耽延請令督糧藩佐嚴法禁革押至瓜儀付攢運郎中叅將再委府佐數員沿江催督其應天太平安慶池州寧國廣德州運務比兩浙例責成南直隸屯田御史賜以專 勅

兼攝之其原差主事但令專管江北 二曰鑄給關防
謂浙東等一十二總俱存輕齎減存等銀一切收支漫
無印記弊端不可勝詰請各給關防以杜姦偽凡陞遷
革職必交代明白方許離任 三曰查催民運謂杭嘉
湖蘇松常六府民運白糧宜令備載數目及解官船隻
申白漕司庶可給發幫牌責限運納而考其完欠之數
四曰申明勸典謂運官罪罰甚嚴而賞格未備胡以
示勸請令兵部查完多功次如例陞給超等擢用 在
戶部應議者九事 一平收納各倉收糧仍復一尖一
平之舊 二聯幫次運船令首尾聯絡依次而進使漂
流遲速便於稽查 三處掛欠官旗雖經叅治每籍口

新運輒自逃回今後移文漕司別委領運務嚴督舊官
盡法示懲 四催空船令把總押過天津叅將尾後督
令過淮各省專委都司官一員赴淮催還本衛 五處
空運昌密漕糧仍舊令各軍徑運待深夏抵灣起運以
省餽價 六防凍阻自今凡遇凍阻者不拘道路遠近
擇地寄貯留軍看守發船回南方補官旗以整新運舊
者必掣通關方許回衛 七議改折歲漕四百萬石今
後必十分災傷萬不得已者令附近州縣照例撥補或
臨德等倉所積堪抵支運方准議改毋以小災市恩致
損舊額 八速運期漕糧宜酌道里遠近尅定期限若
兌完開幫責之監兌瓜儀責之僨運過淮責之漕司理

刑過洪責之徐州兵備八閘以後責之各管倉主事將
經過日期即時登記懲治之條惟按時日久近爲差
九稽運程糧船過淮之後請勅徐州兵備每歲三月前
後詣清河桃源宿遷等處住劄選委府州縣佐貳分方
查催漕司將過洪日期一體具疏得 旨如議行 五
年六月巡倉御史唐鍊條奏漕運事宜 一請申飭所
司嚴立程限督催運船過淮以防凍阻 一請復設京
倉經歷五員通倉經歷一員以便責成 一巡倉事畢
宜如刷卷例將京通二倉正耗出納完欠之數一一查
覈以清夙弊 一軍官正兌例有完貼以助收兌乞量
行議免以示優恤 一旗軍多以乾沒浪費虧損糧額

貽累運官宜行巡按御史嚴提追究 一白河沙谷等
處淺近五里許而以轉搬厚費運軍不勝其苦宜令所
司及時疏濬 詔允行 九月漕運都御史陳炯等會
議漕政事宜 一疏濬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
處河道仍開復練湖水以濟運河之用 一給各省督
糧道關防久任責成 一查復江北揚州等三總耗米
本色以抵軍士行糧其山東觀城等四縣於小灘鎮交
兌者每石折耗米三升以充盤剝之費 一清補每船
缺軍務足原額十名之數凡行月二糧及鈔賞等項俱
使得蒙實惠以安其心 一見寄通庫羨餘銀兩及五
年以後係二分給軍之數凡運奏到漂流及上年掛欠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
者准與折算補納不足則行原籍徵補 一禁戢各處
土豪抑困免軍者有司不能治以罷軟論 一嚴督淺
夫日伺河下助挽漕舟以免運軍僱募之苦 一廣德
州舊於水陽地方設倉軍民便之宜復其舊湖州府縣
地僻山阻宜徙置各倉於府城報可 十月唐鍊復奏
請嚴漕運漂流凍阻之罰漂流糧五千石以上凍阻船
五十隻以上俱送法司重處不得照常擬罪其漂流未
經奏聞者覆實具奏已奏聞者或將脚價扣償或將本
衛別幫及槩總二分給軍糧內通融買補不得輕議改
折仍於沿河擇閒曠地以寄凍阻之糧量留官旗守之
事畢之日趣令南還報可 十一月漕運都御史王宗

沐奏漕糧漂欠雖因河決亦多有貧軍侵耗鑿舟自沉
者宜先議優恤凡各運船輕齎銀兩在湖廣江西浙江
原議三六者改爲三三直隸江北江南原議二六者改
爲三四山東河南原議一六者改爲一五令有司各將
扣下米數給軍其各軍兌完起運之後責令五船聯爲
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如一船有失五船同
坐庶人樂用力而漂損可漸少也從之 六年正月戶
部尚書張守直等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議例言漕
糧徵兌納完各有例限頃以開兌後期及至淮之日漕
司不親查覈因循成弊今宜分別責成如糧船到淮後
期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悞責在漕司並聽本

部會同科道官奏 一查處糧船言邇來造船者多
侵尅料價一遇風濤立致漂流宜行撫按及漕司查各
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修及行各把總官驗
船豎桅酌量分派毋令重載易壞其有守凍未回者預
覓民船裝糧抵壩候凍船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考叅
究 一查刷船軍言近來選僉運軍多以私意放免募
工充之稍遇危難卽棄不顧今宜查刷弊源諸殷實精
壯戶丁俱照額僉運不得以無賴濫充仍令五船編甲
互相覺察以懲奸弊 一議處漂流言糧米漂流原無
免耗之例此例一開各領運官旗多致賊盜往往自沉
其舟得照例開豁多方處補比照數軍討者獲利

人復何所創懲自後糧船漂流務將官旗先行擒治不
得輕扣各軍月糧務盡家產抵償令各倉監收主事以
漂流撈獲餘米別貯倉廩先行支放奏上得 旨如議
從實舉行 六年二月禮科雜遵條飭漕規五事 一
正運本言漕運大計統於都御史及總兵官今不能正
身率下而欲法度必行漕政肅清不可得也宜首清漕
庫令御史每歲稽查使出入明而物議息 一勵運官
言近來運官賢否採訪不直賞罰不當宜令漕司虛心
詢訪從公甄別先至者給賞陞擢遲阻者盡法究治
一撫運軍言領運旗軍行糧月糧旣不以時發而輕齎
羨餘往往不沾實惠以故迫於貧困展轉爲奸直錄其

勤勞繩以奸狡漂沒者厚加撫恤 一足運船言運船之弊大率敢于乾沒者缺而不補巧於侵漁者補而不堅漂損之原實由於此宜暫僱船隻裝載新糧仍發銀督造以足原額并增給修船銀兩歲一清查卽不如數及有他弊者並寘之法 一嚴運期言邇來漕規廢壞人心玩愒督責之法未備宜令督糧道押送入閘方許回任各兵備沿途催僨嚴立程限御史郎中等沿河上下往來督發其凍阻遲悞及妄稱漂流者各別分議處毋令得生奸議 詔允行之

今上萬曆二十七年九月直隸巡按李光輝上漕政五事

一扣斛月糧以濟實用將各衛所運官原收解通庫

月糧銀俱類解通州俟起糧完日赴該州驗收庶月糧不至花費而軍旗有實用 一議復改造以甦軍苦應造之船自改隸南京工部分司諸色煩費不下三四十金今宜盡送淮安清江分司照舊如式成造其不應造者停泊儀真新運單到運官卽責各旗在彼修船赴兌庶船隻得以早完而旗軍不至賠累 一議改就兌以便起運夫軍船由瓜州出閘涉百四十里長江之險有風逆愆期之病有賊船劫奪之病有冒險履危之病今查原兌水次離太州四十里亦有小河剝運可通合行漕司改于太州出兌倘港河淺溢務令撈濬通利庶旗軍領兌甚便而太州交兌亦無大苦 一早濬內河以

利速運京口俱在十二月開閘挑河在隆冬人夫不肯盡力故歲費帑金而歲歲仍淺今宜於九月興工所起土泥悉令遠置庶運道疏通而漕儲無悞 一更派兌以免民累九江雖屬直隸而衛治則列在江西界中頻年撥兌寧國池州安慶三府屬南陵建德清陽銅陵望江等縣糧米百爾艱難合行漕司將新安衛船隻歲撥六十二隻派兌寧池等府九江衛原兌寧池等府船隻改派江西各互換領兌庶運不遠涉而官民免守候之苦 一上從之 二十八年八月巡漕卮祺陳漕政五事 一議水次併幫以便責成原定運糧一州一縣止許于一衛交兌兌支不盡方許兌于別衛不許將一州一

縣分作三四衛亦不許將一衛分作三四州縣及以遠派近以近派遠今不照例咸稱不便宜循故事庶無顧此失彼之患 一議處漕船以便新運漕船係轉輸首務今軍衛有司等官或以料銀缺乏爲辭或以底板不到爲諉耽延誤運殊非法紀今宜嚴催料銀勒限補造每年運糧過淮之日各該把總通將見運及存衛船數呈送查核料理新運 一申飭科欵常例漕運總兵官專一咨訪總運各官科欵旗軍情弊不許徇情容縱 一申飭押空糧船漕運儲道選完糧才力指揮一二員填寫長坐委令隨幫押回有間道潛歸及在途貿易爲非者卽以棄運私逃事例坐之 一申飭行月二糧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八
項糧銀除扣留解幫入標外其餘并一應錢糧務候船到盡數給領倘一時正餉不全卽于庫貯別項錢糧嚴行借給 上從之

漕運河道

太祖洪武都金陵則漕於江其餉遼卒猶漕於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溯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諸洪泉壩閘以次修舉至於今纖悉具備故並載焉

成祖永樂九年春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往濬會通河是河元所始也元初事海運後因壽張尹韓仲暉獻議於至元二十六年興工起東平州安民山西南道

北二百五十里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卽令衛

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遂名會通河我朝永樂

初轉輸贍北海險陸費耗溺不貲至是濟寧州同知潘

叔正建言遂命禮等發山東徐州等處丁夫十六萬五

千挑濬之初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谷以通衛水南出

濟寧以通泗水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時有

老人白英建議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

鴛河口盡入南旺湖地勢稍下然後分流南北可勝巨

載禮然之遂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導汶水東

北流盡出南旺湖至分水龍王廟始分爲二先是禮等

從分水廟度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頭地降一

百十有六尺遂卽分水處均導之南得四分以接於徐
沛北得六分以達於臨清又循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
時啓閉便蓄洩北至臨清爲閘凡十有七而達漳衛南
至沽頭爲閘凡二十有一而達河淮是年冬河成役凡
九越月

大通河

大通河卽潞河舊爲通惠河其原出昌平州白浮村神
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滙爲七里灣東貫都城
由大通橋而東五十里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
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
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 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存

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
累 命疏之功不果就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錦衣衛
都指揮及御史會濬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
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
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工食銀八兩造剝船三百隻
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僱役
遍相轉輸以達都下軍民稱便蓋元郭守敬嘗行之而
弗果至我 國家決策脩復爲萬世利

漳河

萬曆中科臣王德完奏漳河水患蔓延故道宜復其變
有二其患亦有二其策則有三二變者何蓋漳水經臨

漳三臺口廻龍鎮及大名南關至小灘入衛濟畢漳之故道也一變于十七年則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其害小再變于二十五年則河決高家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高周入泲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其害大所謂二患者何蓋泲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浸病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沙泥病涸而患在運所謂三策者何一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一仍廻龍鎮入衛費巨害小爲中策一築呂彪河口岸隄此漳河徙治之大勢

利亦不罹害爲下策

白河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原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經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淤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管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嘉靖中霍韜建議通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汶水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臨清至直沽凡五衛十七州

縣淺一百五十七處初衡水臨清之境去海尚遠兩岸亦高未見衝決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衝決甚易滄州以下水發易盈衝決益易每決輒發丁夫修治嘉靖十三年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若於入海故道再加修濬深廣其利永矣

汶河

汶河之源一出新泰縣官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寧陽縣北埧城至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元於

埧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以達于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 再按汶水源入南旺湖幾三百里皆淤沙深廣春夏亢陽久沙則乾燥水多滲入沙底况所經既遠安得不微或遂謂汶泉水微殆未深考其故矣第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濬則復淤勞費不已嘉靖甲午都御史劉天和往治運河因得其詳時有獻開河置壩之議欲視水微盛權宜啓閉以避沙滲亦一策也

詳見後劉天和議中

按汶水東北入海以人力遏轉濟漕非其性然也成化

以後戴村壩以下河淤塞平滿故水易漲溢卽此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瀕年挑濬頗勞費衆議河岸築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堤壞迺議置減水閘滾水壩各四以洩暴水至嘉靖十三年秋主事段承恩築東堤歎高厚十四年主事顧翀築西堤去河遠而高厚運道永賴議者曰運河命脉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任事之臣必再深考焉

東泲河

泲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堰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閘河

沂河

沂河原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堯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

泗河原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堯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

會泲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濟河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于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即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沁河

沁河出山西泗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東北由紅荆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穎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之故道始湮劉天和問水集有云將導沁入衛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瀕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遇乾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若於武陟境內沁水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永通閘月口北向張秋之道別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涸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

運河復增一汶為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耶

按胡氏世寧議欲因沁引河入衛今以天和之議叅之引河有三難防一宗藩一也臨清下至天津河身狹難受二也河性流移或導之衝淤會通三也似天和所言差強

南陽新河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成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二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成

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薛河沙河起牛溝會北故名乃

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多裏溝等壩引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河次年工成又為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凡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門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宣洩勝沛利之

黃河濟運

黃河發源詳載元史其流合陝西山西諸水而始大至

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決無常 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淤安山 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即荊隆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 命官治之 五年復決未幾又決張秋運河水從以入海運舟甚艱 命內臣及文武官往治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曹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

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堤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廂等處堤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分五洞以洩水勢令管河官隨時修理 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堤循運河大堤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

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
命官塞之 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 命官修
濬 嘉靖五年上流淤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
注鷄鳴臺口入泗 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
出飛雲橋者漫 九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
之僅通舟楫 六 以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
處 命官發丁夫 萬于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
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
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
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
流之勢沛漕復通 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

穀亭口 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
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
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
里灣抵單縣侯家林築長堤八十里 六十年鑿地丘
店野鷄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九年濬睢州孫
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二十一年又鑿野鷄
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 二
十四年由野鷄岡決而南至泗州合而入海遂溢蒙城
五河臨淮等縣 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
魚臺單縣漂溺甚衆 命總理河道御史會同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 三十一年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 命官濬
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
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
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
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胡陵城孟陽泊至穀
亭南溢於徐 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濬
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堤馬家橋
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
茶城時有淺阻 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
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 命官濬之復故渠盡
塞諸決口六年築堤自徐沛至宿遷三百七十里 萬

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開并護房村等處堤岸又
築遙堤四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然
汎濫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決 五年秦溝復淤
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
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
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 六年 命官修治
乃議塞崔鎮口因築遙堤東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
至李字舖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
橫堤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於桃源縣馬
廠坡築堤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
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
緩泛溢之水使不能潰堤而出河流始安

宋濂籌黃河有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
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常橫潰爲患非多爲之
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水患者
幾三千八百餘年以大伾而下醜爲二渠至于大陸播
爲九河入於渤海蓋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自漢至唐
平決不常宋時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
南以入淮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
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
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尤甚莫

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
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

張元禎貽副使張鹵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
身則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開數支河以達平原及
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
如此將不惟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

白昂治河建議言河自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欲
復自魚臺縣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州北至
濟興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
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事竟寢

工部侍郎蘭芳謂永樂中發丁夫十萬於中灣下二十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五十八
里開濬舊黃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
民免於魚鱉後中灣河復淤

霍韜議處黃河云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
運一百八十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卽
今之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
形便道河水注於衛河東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
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
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兩得之道也開一衛河可
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鳳陽州邑潰溢之虞可得運舟
兼濟之利有如此

劉天和曰通州上達

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脚費

大省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
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
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
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外運舟各
携四五具二三百舟卽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
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如卽
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
歸剝船耶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近有議於白
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有决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
河徙無定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運河數千里
惟白河隄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八
二十六
衝決遷改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土柳衛合淇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蓋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水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卽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俱須下板

閘蓋啟則開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啟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鷺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于此汶水出秦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直至南旺河皆平滿故水易漲溢頻年挑濬沙積兩岸風起飛颺仍歸河內運河命脉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欄之又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以

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
秋築西堤去河遠而高厚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
運道永賴矣又汶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咸謂汶
泉水微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亢旱沙極乾燥汶水經
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耶有獻議者云汶
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
中爲數礅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關二泉
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
濁則閉礅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
遏水由礅洞下出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
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

泉者橫汶開溝以入亦無不可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
里間爲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 聖朝永樂至
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黃河
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惟棗林閘露
閘面三尺南陽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八
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宜悉培而平之以時啟閉仍各
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
啟閉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微固可直達上閘
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
未遑也閘河自魯橋以下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
濬河止以底廣五丈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八
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開河僅取通舟非務爲觀
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逼水行舟可驗也嘗聞
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蓋中道皆深下閘一
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
日矣故中道留淺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
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速矣

今上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工部覆河道尚書劉東星本有
曰河淮交變北遏茶城南侵 陵寢故議開黃家嘴分
殺下流以導其去復因黃壩口決至九十餘里工不可
必費不可繼故議開趙家圈三仙臺等處疏濬上流以
直天道亢旱經歲不雨原頭旣微來流日少

此濁河之役旋挑旋淤非人力之未至實水性之不可
強爲耳惟徐邳一帶運道咽喉目今糧船淺阻關係匪
細相應移咨總河衙門及各官作速踏勘趙家圈三仙
臺李言口上流不及有無旁潰果否壅塞應否開濬或
另尋別道引水潤漕以救目前之急今加河工程既有
次第一而添夫并力速成務期克濟

火策一固悉夫共代數以絲其京祿

民事限道傳水圍斷以妨目前之息令砥何工豈理有
臺李言口土戒不文百無受費果否壘塞孰否開新在
睽眦熟絲吝斷何衙門及各官於惠觀博缺家國三山
乾為耳卦餘徑一帶數歲即知目今豈能茲田關新理
此國何文毋欲將茲然非人代文未至實水卦文不何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國用考 漕運下

淮安運道

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
為運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
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
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
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
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
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年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

高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九
四百十二
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
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
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塌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
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
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六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
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小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
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三相隣恐有衝浸移築天妃
閘內八年用石包砌高一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
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
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十一年建
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礮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

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

揚州高寶運道

自清口引淮為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河堤
黃浦八淺及寶應縣魏魚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
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堤長三十餘里洪武九
年用磚修高家潭等處成化二十一年造石堤漸修
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堤運船觸堤
往往敗溺弘治三年命官於高郵河迤東開新河
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成化圍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
岸俱甃以石嘉靖五年題准於汜光湖東傍舊堤開
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

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 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
月堤長二十一里 萬曆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
堤多壞 七年 命官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閘
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十二年題淮於石
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
曰弘濟河

憲宗成化中總理河道侍郎王恕疏論淮揚一帶河道南
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
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身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
每遇旱乾湖水消耗則河輒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
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日來河水自深雖遇旱乾亦

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險深
闊不能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
用九萬餘人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
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掃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
餘根草二十萬餘束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
三十餘里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
糧人命不可勝記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
三尺闊十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
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於外堤造
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
約用二萬三千餘人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

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樁木五萬
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
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揚州灣頭鎮迤東河
道內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
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
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
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
年以來河道淤淺加以天旱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鹽魚
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
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
過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八
里俱用挑闊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八
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米十萬二千七
百九十餘石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
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年
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
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
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造放水板閘四座
減水閘八座約費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
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若從臣請庶幾舟楫流通永爲軍
民無窮之利矣

儀真瓜洲運道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宋時儀真嘗建三閘洪武中即其地築為壩弘治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十二年復於濱江建攔潮閘嘉靖五年題准潮長開開放船潮退盤壩不許候閘延久萬曆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隆慶六年題准自瓜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萬曆四年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

丹陽運道

常州至丹陽河道淺淤歲費工力開挑嘉靖十九年夏四月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江陰大盜黃良秦璠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執捕官繫檣竿射殺之南科以聞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奪俸置理有差

置閘始末

漕河之閘起徐州迤北至臨清七百里置閘四十有四曰會通閘曰臨清閘曰板閘曰新開上閘曰戴家灣閘曰上橋閘曰梁家鄉閘曰七級二閘曰阿城二閘曰荆門閘曰安山閘曰開河閘曰南旺北閘曰南旺南閘曰

永通閘曰焚閘曰上新閘曰下新閘曰天井閘曰在城
閘曰趙村閘曰石佛閘曰新店閘曰新閘曰仲家淺閘
曰隨家淺閘曰魯橋閘曰棗林閘曰南陽閘曰廣運閘
曰谷亭閘曰八里灣閘曰孟陽泊閘曰胡陵城閘曰飛
雲橋閘曰金清口閘曰沽頭上閘曰謝溝閘曰新興閘
曰黃家閘自元朝者二十餘 國家自永樂至嘉靖年
間先後增置者二十餘而減水月河通湖諸閘不與焉
然歲久變遷有名存而實亡者矣

徐呂二洪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
名百步洪 成化四年 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鑿石
路長一百三十丈以便牽挽 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
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嘉靖二十年於洪下
置石閘一座

按二洪必自黃河而流始大正統戊辰河決滎澤孫家
渡南徙衝張秋鎮二洪僅受閘河之水不可以舟廛議
從河南懷慶府武陵縣導沁水下入梁靖口以濟二洪
正統初叅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損運舟議於洪築堰
遏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
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未幾閘廢迄今旱水澁卽築
攔河壩遏流入內洪亦建閘遺意也顧水勢日淺澁至
嘉靖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是年秋黃河決夏邑經蕭

縣城南以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橋二洪遂得濟即今梁靖之流亦甚微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常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或曰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時啓閉盛則由洪溢則由閘亦永久之利也如是則二洪之險矣矣但山脉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二洪役夫必藉險以規利考役夫歲費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亦一計也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 成化八年 命官築二石堤共長七十餘丈 十六年 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築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 羊山新河 萬曆十一年議准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厥港之溜

南旺湖

南旺湖即七十二泉所匯也跨寧陽濟寧之境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湖既受漕河衝貫遂分爲東西兩湖先年尚書宋理導汶東北流引入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爲三矣追其故惟以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爲馬踏坡與蜀山坡湖馬踏之下爲五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坡湖諸湖通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
四
連中無限隔東西湖中爲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爲減水
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每
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奇以便大
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大閘一座

昭陽湖

昭陽簿運河沽頭等處亦大湖也於河之南口建二閘
啓閉從金溝口引水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決
東堤入昭陽湖壅沙沒其二閘自金口之流亦微是都
御史劉天和議將下流南口更築堤遏湖水使倒注鷄
鳴臺又將湖東新河陽絕之泉橫築壩以入湖由是水
積而利益大

按濟漕不出於此二湖也南畿志載淮揚諸湖之水渙
散無紀乃築堤束水界爲漕渠而田畝運道始利都御
史陳公濂又於邵伯湖作石堤二十餘里而堤始固湖
多風濤舟復損於石弘治三年都御史白公昂又於
高郵之北五十里作外堤長四十里南北作石牌啓閉
名康濟河而湖患除惟汜光湖在寶應尚爲舟患知縣
聞人詮嘗請如高郵治外堤得可其奏而有司未竟其
事似不可終輟也霍韜議云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
數萬疏濬淤塞以通運道然淤泥自高而下勢無限極
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
鷄鳴臺至沙河宿遷路不過百里惟湖西寬闊夏秋水

溢波濤洶湧或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可備風濤水涸易為通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即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夫丁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逸大不侔矣

湖泉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為運道所關徐沛山東

諸河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河即為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為五入汶者為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開漕河者為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開河者為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為新河派即新河派入邳州河者為邳州派詳具於左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復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

盈即洩入湖每致洩涸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內
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
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即獨山坡滙爲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
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
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
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於湖東
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河乃安
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

徐州引薛河出地決溝入新河

蛤漫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
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
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
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命
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即

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

泉

齊魯地多泉故開河自徐達衛地七百里賴泉以濟劉天和曰運道以徐交開河爲喉襟開河以諸泉爲本源今查泉源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近年以來每年雖有濬河之名全無實效將泉源濬而修治之庶漕渠有濟

會通河始末

成祖永樂九年二月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衝決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因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通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

便之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
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馬汶泗合流至濟
寧分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
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
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
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凍境有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泊沙
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
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堤計百八十丈
從之 十三年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
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自淮安
西管家湖至淮河鴨陳口與清河口相直鑿河引湖水
入淮以通漕舟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
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宣宗宣德四年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
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
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常置閘其徂徠諸山泉
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
往來從之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
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
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
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 命

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曹濮以入運河決張秋地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堤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又經蒙城縣至懷遠界入於淮海會通河遂淤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堤之首東南行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名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由是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淤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凡八役夫五萬八千有奇材九萬六千有奇竹以竿計倍之鐵十三萬斤有奇錠三千緡百八釜三千八百有奇麻百萬荆倍之藁桔又倍之石若土則不可以數計糧五萬石

憲宗成化四年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戶部尚書楊昇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二十年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

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州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决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各壅塞以致河流淺隘道稽遲請加修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董其事

孝宗弘治三年河决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時河决分三支一出封丘縣金龍口漫祥符長垣下曹濮潰張秋長堤一出中牟縣下尉氏縣一出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之境至於宿州廷議遣昂挑濬通許河江荆口二處弗績乃首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築寒金

龍口挑濬滎澤縣之楊橋以分導河流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挑開歸德之小壩分河流入睢寧縣之小河名爲睢河以殺之又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深廣矣又疏月河十餘塞决口凡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役夫凡二十五萬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衝决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决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决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决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虞

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倍增汴堤
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
哉 五年決楊家金龍等口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
爲右副都御史徃治之大夏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
塞乃發丁夫數萬從黃陵岡浚舊賈魯河四十餘里由
曹以出於徐分殺水勢又浚河自孫家渡口七十餘里
別開新河一道由陳賴導水南行以入於淮又浚河由
中牟扶溝陳賴二十五里至宿遷東入於淮又浚淤河
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
亳州渦河會於淮又築長堤起河南柘城經滑長垣東
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劉天和曰劉忠

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
及導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岡決而張秋
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 又總督漕運都御史張偉云
黃河沁水自大潭口合流東下先年此河於通許縣分
流一股入鳳陽渦河接連淮河又於江荆口分一股流
於衛輝河又於金龍口分一股流下張秋其徐州止是
小黃河一股流下所以水不爲患近年以來通許縣河
及江荆口二股俱已淤塞而金龍口又經先年侍郎白
昂築塞况上流身寬闊水勢散漫及至徐州城邊河道
窄狹所以涵湧衝決爲患

武宗正德四年黃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勢甚盛

世宗嘉靖十二年冬十月河決亳泗歸宿等處自濟寧南
至徐沛數百里運道遂淤 命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往
治之初嘉靖戊子河流東潰飛雲治者疏開封趙皮寨
口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淮以殺其勢至己丑庚寅兩
年間飛雲橋之流益北徙魚臺之谷亭勢將及濟寧一
時舟行閘面頗稱快顧決潰堤岸廣河身廢壞閘座
阻隅泉源先見者懼有他虞及是年冬趙皮寨河南向
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南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
東出谷亭之流遂絕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悉淤
廷議天和往督濬事至訪群議或謂引黃河或謂濬漕
河天和遂躬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凡一百二十餘

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又自梁靖岔河
口東流故道淤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谷亭遂定計
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施植柳
法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
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來漫流運道遂通
按問水集謂河流之淤難復引之以入運如正統戊辰
全河徙孫家渡即今榮澤縣南徙至弘治己酉凡四十
餘年而始淤 朝廷相繼遣官往治自弘治六年迄嘉
靖年間凡十餘濬每濬費數萬緡卒不能復故 國家
治河如尚書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
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力塞之而已不

復資以濟運蓋河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
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 宋歐陽脩曰黃河已棄之
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
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填塞之河渠道猶存也
四十四年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
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
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亦徑衝
魯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
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為工部尚書往治河
衡議開南陽口至瀋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濬城
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粟三

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陽口至仲
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
淺澁是年六月黃河水發遂決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
舊河與沽頭閘數里復淤百中橋至溜城一帶新河堤
又決百十餘丈及留城至白洋淺運道仍淤言官復劾
奏 金景輝疏曰我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 命大
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
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
朝廷恐妨國計仍 命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疏
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
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

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泉脉微細以至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墓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為便利 王軌重開會通河疏云臣竊思

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何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為無補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聞空運邊糧備防邊關塞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細為之向道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 京師坐困矣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乞 勅令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閘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民力亦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顧

人畧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與國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一舉而兩得者也

今上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疏濬高寶二湖其畧云臣竊維高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水衆湖聯絡滙爲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內涓滴皆漕渠也稍損之則病漕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非所以爲國也治河者但知築堤爲要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矧堤土之版築一經風雨之淋則

卽此堤上之土又反爲填河之害矣如是則內之容受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之決始以尋丈既而數百丈其勢焉能禦哉去歲高郵清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爲沮洳之場補葺未已又復報決且比閘漕渠之水亦漸艱澁可不爲寒心哉夫此二湖者雖善泛溢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納爲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導其下流之處何也水必有歸而後不爲害查得二湖之在上流者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流者則有蒙龍喻口尤爲入海要路聞有旨疏濬而復輟臣誠不知其故也尤有要其容蓄必當預復其翁受之所何也

水必有

溢查得該隸江都者則有上雷下

雷小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甸城之二塘緣茲二湖既受諸山之水必此五塘斯有容受之處原設石閘確有定例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江旱則引之入漕河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今竟不聞修復何也乞 勅工部再議如復挑浚以疏積土復閘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似可無難惟濬下流并厚五塘二議尤爲喫緊耳 六月巡按高舉疏黃淮受病之原其畧云臣于去年奉 命巡按淮揚比五月入徐時徐州月河新成積水盡洩臣一望黃流見城外有堤幾與城齊堤外有河水與堤齊且水日益漲堤日益增將

不知其所終是黃水之日高爲徐城害者如此既由徐而泗一望淮水見城牆以內積水占之城牆以外淮水環之傾頽民舍淹沒民田是淮水之日高爲四城害者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迤邐漕渠三百餘里所恃一線長堤乃其所以爲堤者皆岸上加土水高平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堤高則漸薄薄則易潰今日報決青水潭明日報決濠家灣又明日報決邵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虛日聚料鳩工日無停歇閭閻日疲於奔命田舍悉漚爲巨浸是漕水之日高爲地方害者又如此臣嘗得之咨諏蓋黃河之水自星宿海歷關陝奔騰萬里而入于海淮河之水自桐栢涉壽穎夾七十

二溪之水由泗會黃而達于海夫此沆漭兩河納百川
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脉則海口其咽喉也海口
沙壅咽喉作梗斯則河泥日結淤而高泥高于河水漲
于上向所稱呂梁一洪至爲險峻今則屢爲坦途而不
知有洪于是乎黃漲而徐城坐困矣強黃外抗弱淮中
停况又截以高應堤以張福卽向所稱洪澤等河各有
界限今則漚而浩渺無涯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此
出勢必南注故每遇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
十餘里水漫而南于是乎水漲而漕堤決矣于此而按
其勢揆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
黃之泛漲病在海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

淮此誠首務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于今昔所議
三义鎮耿公廟訾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由漕
口而注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旣分淮無壅遏或又盡決
張福之堤大闢清河之口而縱之以治其標則 祖陵
以奠運道以安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措之衽席矣 是
年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 一議錢
糧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成各道督率
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驗依期給領不許稽遲致誤工程
一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科
索苦累夙弊盡行禁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每十有
長每百有率各設旗牌以便識認稽查分界止宿以杜

爭鬧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邏以防意外之虞
一議分委以便責成河工重大工費不貲所賴以督率
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官等兼督各
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墩涇河子嬰溝等處五港口三岔
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家壩三大工每工以
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催募人夫及放錢糧措備器
具照查夫役責之各部司與各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
給散工食柴米等項則屬之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
糧屬之淮安府掌印官查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推
官各官如遇陞遷不許離任 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
心大工肇舉怨謗易生所賴以整肅人心鼓舞衆志者

惟法紀嚴明也宜甄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
定行紀勸否則紀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
別各委官如橫生疑畏致隳大工者許指名具 奏重
治 詔從之 二十四年三月工部奏 祖陵運道事
本無重分黃導淮勢實相須向者淮流壅遏由于清口
河身壅高黃流倒灌淤沙阻塞漸成門限以致水積盱
泗患及 祖陵今之議者有謂開黃家壩以分黃闢清
口沙以縱淮而又開周橋武墩以消淮泗積水者有謂
于運河口起至甘羅城北拐角對正東岸邊另挑小渠
一道暫以行運者有謂沙在所當闢爲目前第一務者
即今糧運過淮在適事勢燃眉雖運口新挑小渠暫可

通漕然非永賴長策則清口沙之闢誠有不容緩者至謂運船出清口從鮑王口轉入黃河不如移口于江浦上與鮑王口對直出入僅渡一河相距止二里許既無遠涉輓輸之勞又免舊口淺灘之患爲運道永便乞命漕臣定議奏報如此不惟運道無梗塞之虞陵泗亦可免壅溢之患矣詔可之至六月盡而功成閏八月工部覆奏高寶諸河爲淮泗旁洩之路先因淮水汎溢清口阻隘宣洩無自議開周橋等處急洩淮漲以安祖陵又恐淮身不容納故議濬涇河子嬰溝以洩河入海闢金灣芒稻河以引湖入江即今分黃導淮已告成功而猶當廣其入海入江之路以防伏秋之潰伏乞下漕臣雜議

糧船

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船永樂初漕江南粟一由海道至直沽口入白河抵通州一渡淮遡黃河至陽武又陸運衛河抵通州海運用遮洋船裏河用淺船永樂九年濬治會通河成運船由淮直達于衛遂罷陸運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隻一年四次從裏河轉漕遂罷海運獨薊州軍餉用遮洋船海運如初凡修理改造南京并中都留守司江南北直隸諸衛湖廣江西浙江三都司淺船俱隸清江提舉司北直隸諸衛山東都司淺船并遮洋船俱隸衛河提舉司內江南直隸湖廣等三都

司淺船經由瓜州儀真壩者每五年一造其餘止由裏
河者并遮洋船俱十三年一造宣德五年以後江南直
隸湖廣等三都司淺船各歸原衛所自造嘉靖三年北
直隸山東都司淺船并遮洋船俱改清江提舉司造計
今原衛所并清江提舉司額造淺船一萬一千六百一
十八隻遮洋船五百二十五隻共一萬二千一百四十
三隻淺船以運京通倉糧三百七十萬石遮洋以運薊
州軍糧二十四萬石并天津倉糧六萬石凡運糧先年
俱官給運軍材料修理至成化十六年始令各處運糧
通加耗一斗各把總官變賣時價解送清江衛河提舉
司給與官軍造船其有司木料并抽分木植價銀停止

十七年議定清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料價銀共一
萬七千兩 弘治三年議准每船一隻官給銀五十兩
軍自辦五十兩底船准二十兩共銀一百二十兩 十
六年議准清江提舉司船增銀十兩通前共銀六十五
兩軍止辦三十五兩 嘉靖八年議准通行各該巡按
嚴督各該司府州縣衛所各將年例軍民料價預爲派
徵務在上年九月以裏給發若徵收未完聽將貯庫別
項官銀借給候完補還如十二月終不完給者府州縣
衛所收料官住俸正月終不完者府州縣衛所各掌印
官住俸收料官革去冠帶首領官吏提解漕運衙門問
罪四月終不完給者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所各掌印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
并催科收料官一體參奏提問府州縣衛所官降級文
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中間若有侵
那等項情弊從重究問 二十年議准南京戶部將貯
庫鹽引紙價積餘銀內每年動支一千七百八十四兩
南兵部將武庫司收貯缺官柴薪銀內每年動支一千
兩俱自嘉靖十九年為始聽候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
委官支領前去淮安清江浦造船代南京疲敝衛所餘
丁料價永為定規
今上萬曆九年議准浙江漕船先因瓜洲車壩將雜木作
底五年一更後因建閘得免車盤改限七年今改將木
計價一百二十七兩必駕運十年以外方許另造

續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國用考 海運

海運始末

秦始皇時攻匈奴自瑯琊轉輸至于邊

唐懿宗咸通中始議行海運

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等言山東沿海州郡

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

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使相度卒不果

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

續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國用考 海運

海運始末

秦始皇時攻匈奴自瑯琊轉輸至于邊

唐懿宗咸通中始議行海運

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使相度卒不果

元

世祖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張瑄載

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乃命上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躬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二十年用王積翁議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河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三總爲四府是年乃顏叛羅璧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乃加璧昭勇大將軍二十七年海船萬戶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鬪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三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詔許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清瑄故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無患而元亦信任之舉全臺付之兩人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成宗大德初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於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張思明請陞等以優之因著爲令五年十月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七年以

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十一年武宗時未改元

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一百四十五石今江浙歲儉不

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并由海道

達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

兩浙財賦府歲辦糧全充海漕之例至是始漕到京者

三百萬有餘

凡運糧每石有脚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

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

費廣通增為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

增為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年間料

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温

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十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

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

白糧例給馬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

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

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

至揚州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

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却

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

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
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
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
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從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然
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間亦有之亦有船毀而棄其米
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于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
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仁宗皇慶元年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 延祐五年以
民饑增海漕四十萬石 七年以海漕不給命江浙行
省以財賦府鈔益之還其直

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歲運糧二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
極而京倉充滿故也

泰定帝泰定二年海運江南糧一百七十萬石直至于京
師 時廷議海漕事康里回以廩積方饒奏減糧數以
舒東南民力可其奏

文宗天曆二年命江浙行省明年漕運糧二百八十萬石
赴京師王克敬調海道都漕海運萬戶是歲當天曆之
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
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爲脫在常年而往
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

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 至順
元年中書省臣言江浙民饑今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
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 九月江浙行省言今歲夏
秋霖雨大水沒民田甚多稅糧不滿舊額明年海運本
省止可二百餘萬 二年中書省臣言明年海運二百
四十萬石已令江浙運二百二十萬河南二十萬今請
江浙復增二十萬從之

初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
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
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時王良為海道漕運都
萬戶時經權抗言曰運戶有官職之直何復為是紛紛
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又運船為風所敗者當嚴實
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
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一百五十萬緡運戶自是得免
於破家

順帝至元四年江浙海運糧數不足撥江西河南五十萬
石補之

初翰林學士虞集論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
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荏葦之場也而海
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
民欲耕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畊以萬夫畊命為萬
夫長以千夫畊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

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
異議者多事竟寢

至正元年中書省奏海運不給宜令江浙行省於中政
院財賦府撥賜諸人寺觀田糧總運二百六十萬石從
之二十年貢師泰以戶部尚書分部閩中以閩鹽易
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金陵之屬州
溧陽田賦八萬石入海漕者七萬四千石有奇歲轉輸
龍灣廣運倉由宜興無錫崑山嘉定四州之境出海入
江至于丹徒歷金山及黃天蕩泝流而上風濤湍激累
月然後能達其程二千五百餘里或遭覆溺寇攘之患
則爲費倍蓰至正三年行臺監察御史建議于臺以爲

溧陽與宜興接壤舟楫之利瞬息可至曷若聽民築倉
于宜興歲輸其租以給海漕則官富足而民力紓誠大
益也或者憚于更張遷玩累年至至正丁亥御史大夫
納麟蒞政南臺卒定其事民大欣慰

歲運之數

至正二十年四萬五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
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
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
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
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
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

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
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
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
千一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十五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
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
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
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
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
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

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
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
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
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
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
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
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
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
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

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十四石至者二百二十八萬六千三百三十三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十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十六石至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正成

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十六石

按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無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亾之患自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

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
三年又令江淞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
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
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據淞西之
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紳民以自奉於
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
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淞
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兒爲江淞行中書
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
二藥國珍具舟達識帖睦兒總督之既違朝廷之命而
士誠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

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
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
濟其事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
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
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
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
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
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
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
三十隻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

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

皇明

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分巡王獻濬膠萊故道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于麻灣工未竟而止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門新河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濠麻灣口至海倉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惟馬家濠分水嶺二處開鑿爲難遣科官勘報以無源水多沙積而止萬曆初亦有建議行之者以費不貲報罷

巡按山東御史商爲正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澗泉瀆水通漕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沽河流沙與土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處欲由把浪廟北古路溝另開三渠至鴨綠港纔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况古路溝未挑通地脉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不湧入北海海倉

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
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二百兩去沙僅二尺路止
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復議築堤約
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當用石則費不
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至隆慶五年節次勘測皆
高海面五丈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先年胡給事中謂流
來之沙旋挑旋壅况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濕泥
帶水即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
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
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
天蓋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澇沙壅輒
復爲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云海運由浙西不旬月可達
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言之詳矣近年言
者多厭河運之勞欲舉文莊之策乃猶有以海運爲不
便者謂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
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
免乎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
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
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
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以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
於華人哉河運之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王

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也且今之黃河經行河南之祥符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衝決爲難竊以爲黃河之難不難於海也夫今之黃河固古之運道也古固北而今始南遷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則難吾不知其何說也

嘉靖三十一年給事中賀涇上疏云海運之說不講久矣一旦而議之未有不駭且疑者然使如先臣丘濬所謂泛登州由沙門島蹈風濤不測之險以犯倭寇出沒之區是非不可講而亦不忍講也若新河旣開有通運之利而無冒險之害則亦何所憚而不爲哉訪之膠州

近淮人呼爲南海萊州近天津衛北人呼爲北海自南海而至淮僅五百里商船往來百貨貿易迅風三日可達今膠已成巨鎮矣此則由海之岸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餘里泉貨所必經商賈所共由順風五日可達今亦已成坦途矣此則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前此不通運道何哉蓋自膠州之南海以達滄州之北海中間不通者百七十里之間見有新河一道可以行舟而未之通者由馬家濠十五里爲梗耳濠底土石頗堅難於壘闢若併力疏濬此河則南北轉運之通特易耳嘉靖十四年山東海道副使王獻銳意訪求曾經督率工力專鑿馬家濠功已半成以遷代去

繼之者不能就其功海濱之民至今稱惜乞遣官親詣膠州海口由馬家濠抵新河訪求故蹟加工開鑿則一勞永逸寔貽萬世無疆之美不報

平度州崔旦伯海運議曰自南直隸淮安府淮河入支家河至漣子口河計三百八十里入於海由海至山東安東衛至膠州麻灣海口二百八十里風帆一晝夜自淮抵膠矣由麻灣膠萊河至海倉大海口三百五十里入海大海口至唐頭一百二十里唐頭至小聖廟洋二百里小聖廟洋至北直隸小直沽河八十里又一百五十里抵天津衛丁字沽風帆二日夜海倉亦抵天津矣通計一千四百餘里而海洋之中不過六百里耳回視

登萊故道風濤萬里洋礁蝟集勢之險易懸絕所可慮者膠萊河之淤塞阻滯不通耳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歷登萊訪茲遺跡爲圖表之而新河之名肇矣嘉靖十七年引使王獻慨然身任飭材鳩工建閘石基址而新河之事興矣自此之後商賈雲集膠州平度鄰境十數郡邑之民仰給攸賴上年聞倭寇之變海防禁之且議者有欲引濰水於上流又艱於地勢之下有以分水嶺之高險而難於取鑿有以馬家濠苦頑石之嶙峋有以麻灣海倉口慮潮沙之流動有畏秋溢之淤塞有主丈尺之高下有論工役之重大紛紛不決愚以爲東塞沽河西塞濰河可以復海運避萬里風濤之險馬家

濠石峽五里王獻開鑿將成偶爲當道所阻事不底績
或欲兩頭置閘以蓄潮水通舟避險亦有可講者但曠
日持久徒費工役近來客船多由薛家島迤東淮子口
大洋轉尖入麻灣口自把浪廟入龍家屯石喇灣雖小
石里餘亦易爲工五里至陳村閘舊時有壩遏沽河水
不得東行而海潮止此不北矣大沽河淤壩漢唐以來
古蹟尚存捲掃打壩橫遏沽水南下若大雨時行沽水
泛溢則開閘以防其橫流春夏之交河水淺澁則閉閘
以達其清派由小閘口入桃河十五里入吳家口以厚
分水嶺以南水勢分水嶺乃白沙年久積沙所滲而淘
取甚易置閘障之以隔淤沙由河身堅固如鐵非頽岸

崩崖之比也窩舖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堤作減水
閘以約水北下引膠河水入張魯河河通高密縣五龍
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周家莊閘引
大壩河與小壩河相通入九穴泊鑿渠五丈引水以入
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遏水東行自媒河以達膠
河蓄洩洩泉皆如沽河事例以厚至皇廟迤東水勢王
皇廟淺窄孫鎮口淤土稍費工力楊家園新河海倉大
海口潮水時至乘潮可舉潮至呂橋亦不南矣河身比
之泊身頗高每遇旱乾則河水消耗每遇霖澇則野水
混合若將河身濬五六尺衆水就下取河身土以爲堤
外取土重覆之以成月河減水開水有閘以時蓄洩則

水有歸向而淤塞之患免矣夫三百餘里之內今宜開淤挑淺不過百五十里耳以錢計不過七八百萬錢以人計不過二百萬工以時計不過二年權度其疏塞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實社稷無疆之慶也

何孟春曰國家就北建都郊廟 朝廷 禁籞邊徼凡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祭祀祿給享燕供饋錫賚施卹之費歲億萬計卒仰東南東南賦稅率由河漕 京師河漕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爲轉輸官軍十三萬七千八百有奇舟一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石帶耗六百萬有奇昔黃忠宣福嘗請於濟寧以北衛

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谷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時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地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閒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給官牛農器未幾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攘事竟不行竊謂養兵之費未受其弱而寓兵於農古聖王良法也沿河屯田之便誠有如所議者惜當時未有能毅然行之耳

穆宗隆慶元年十二月戶科魏時亮言遼陽自罷海運轉餉甚艱乞稍通舊路于每歲季或大熟極荒之秋間一行之仍厲禁譏察非常則山東米粟貿易旣爲兩利萬

一全河戒嚴而襟喉之地可無阻矣從之 二年正月
順天撫臣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
五百餘里可通漕議令永平通判及指揮等官募諸縣
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赴天津領運仍同原運官軍駕海
舟出大洋至紀谷莊更小舟運至永平倉其造船水夫
諸顧募轉搬之費取諸漕運糧輕齎及食粟之餘者戶
部覆言故事獨薊遼有遮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
卒冒不測之險于計不便即如撫臣等言謂以山東河
南額派薊鎮漕運分撥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
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言領運不必同原運官
軍其沿途轉搬入倉工費皆如舊規扣給以原撥永平

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運薊州

上從部議

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
遺跡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由淮安靖江江浦歷新
開口馬家濠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近徑度
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
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
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
濟餉道 上以爲事體重大遣給事中胡欝往視之欝
及山東撫按官議皆以爲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爲新河
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三百
餘里間親睹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

皆流沙善筋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
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
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
夏秋雨驟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
以數寸之流濟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謂諸
河頗多積水可因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
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
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之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
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接濟則濰河之不
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
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

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
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
爲勞費而無成 國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
後屢勦不行良由于此苟率意輕動捐內帑百萬之費
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請亟罷其事并
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之旣誤而復
誤後人也 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
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
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
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

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櫓可保無患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海防衛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戶部以爲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漕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之

費 上從之

六年三月總督漕運王宗沐條上海運

七事 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撥糧額以便徵兌隆慶六年已有缺船糧米足備支運以後請將淮安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災傷改折則撥鳳陽糧米足之 一議船料言海運二十餘萬通計運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卒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巡鹽衙門罰贖銀抵補 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

大台溫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
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運
海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
什物即將河船免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 一議防範
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
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 一議起剝言糧至天津海口
水淺舟膠須用剝船轉運至壩每糧百石給水脚銀二
兩五分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
官候應用 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
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人十擔給票免稅以示
優恤 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

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宗沐言
詔允行之 四年九月河決小河口宿遷至徐州三
百里皆淤而坡顧爲河時漕政大弛漕艘五月入淮八
月入閘十月守凍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
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
都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
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
逆流入淮淮不敵河故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致澱淤
既淤則必衝踈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
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議開膠
河恭令山東郡邑試之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

礦亦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費無成議遂寢時漕舟
敝者幾二千而漂沒又八百艘蓋幾無漕云于是科臣
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素好奇計力
主海運之策乃遷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
鳳陽等處宗沐疏畧云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夾渭
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
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
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
全無險則政和宣和受其敝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
間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漕猶憑左臂從左脇下取物
也元人用之百餘年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矣

從之遂以二十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
二十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
交擊之乃罷

支大綸曰萬恭王宗沐皆卓然名世之賢也中世狃近
利而暗遠猷標門戶而忘國計立論者逞攻擊之私
主畫者多退避之巧而高賢不究其用矣語漂溺則河
安而海危語牽輓則海省而河費若一夫作難而瓜儀
决堤徐淮潰河臨濟敗閘則舍海漕奚賴焉但太倉起
帆元跡可做而乃云淮安出海以避險不虞瓜儀之梗
乎閩南商賈泛大洋經東海如馳道奚獨于漕運而難
之

陸欽曰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煩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周弘祖曰淮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通新溝至安東縣有澳河嚮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漕河朱家河白家河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遏蠻河在淮

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瀕爲太湖爲傅湖又有楊家溝西漕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漕河海口自支家河至漕河水程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通把浪廟新河口店口社陳莊小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社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舖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河集秦家莊海倉口至大海口共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

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云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道數千里之險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東萊訪其遺跡爲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近羅文恭亦取王議備載廣輿圖云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王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價十萬餘兩

徐恪上漕河圖志叙曰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歎歎我祖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督之又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官軍樂於用命吳艤越艘燕商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笑自若視爲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奚翅霄

壤哉

本朝海道附考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靠東邊行使到觀音山中洪
一路好行至礬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邊中
洪一路淺灘直過斬龍廟止至鮭魚廠東路至龍潭驛
一路水緊北邊中洪可過徑到儀真中洪北到金山寺
西首十餘里水緊不可拋猫寺北中洪都好行到礁山
門仔細戳水行西南嘴有淺灘喚做姜婆沙西北下戳
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中洪到孟子河西南好行東北
中間淺灘沙嘴占多是洪有蘆青嘴東南衝出有三四
里轉過南中洪戳水行使便是黃山東北淺灘衝出大

江中洪行使望西邊緊水洪過東有馬馱沙西南嘴衝
出沙帶一條東南亦有沙帶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
縣地方拋船江陰縣西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巫
子門淺塞打外洪過喚做寶船洪望見西北蝦蟆山可
轉中洪到蝦蟆山西淺水好行南有谷瀆港中洪有淺
水南有洪照黃恩舖占南岸行使到夷舖港南有淺灘
北邊是洪到福山港中洪到白茆港北有狼山望東北
戳水中有淺北有洪徑到瞭角嘴南路於劉家港拋泊
一劉家港開船出楊子江靠南岸徑使候潮長沿西岸
行使好風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帶篷櫓搖過
撐脚沙尖轉過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東行使無礙

南有朱八沙婆婆沙三脚沙可須避之楊子江內北有
雙塔開南有范家港沙灘東南有張家沙灘江口有陸
家沙脚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洲沙亦可避
之江北有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風待潮落往
正東或帶北一字行使戳水約半日可過長灘便是白
水洋望東北行使見官綠水一日便見黑綠水循黑綠
水望正北行使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好風一日一
夜或兩日兩夜便見北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依針正
北望便是顯神山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東
過長灘依針正北行使早靠桃花斑水邊北有長灘沙
嚮沙半洋沙陰沙冥沙切不可避之如在黑水洋內正北

帶東一字行使料量風沉日期不見成山見黑水多必
是低丁可見升羅嶼海中島西邊有不等磯如筆架山
樣即便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
成山若過黑洋見北洋官綠水色或隴必見延真島望
西北見箇山尖便是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赤山牢
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若牢山北望有北茶山白
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波如雪即便開使或復
回望東北行使北有馬安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
旱門亦有漫灘也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拋擊北向
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
見山便是顯神山若挑西一字多必是高了但見赤山

九峯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峯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
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一轉過成山望西北行使前有
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往西有夫人嶼不可
在內使船收到劉島西小門也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
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罘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
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
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口
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
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
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沙門島開
洋望北經過砣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鐵洋

往東收旅順口黃洋川西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
外有五箇饅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岸外有一
孤剏成兒嶺盡頭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沙
帶一條相連陡岸深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
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望看鳳凰山便是
和尚島烽墩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
礁避之三山北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鐵
山往西收羊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看塔山看連
雲島東北看蓋舟一路山看塩場西看寶塔臺便是梁
房口進入三山收牛壯馬頭拋泊直沽開洋望東拋
南一字行使一日一夜見半邊山便見沙門島若挑南

字多了必見萊州三山便挑東北行使半日便見沙門
島若挑北字多必見砣磯山往南收登州衛北沙門島
開船東南山嘴有淺可挨中望東行使好風一日一夜
到劉島收入官前劉島開洋望東挑北一字轉成山嘴
望正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見
黑水好風一日一夜便見南洋綠水好風兩日一夜見
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點竿累戳二丈漸
漸減作一丈五尺水下有亂泥沙約一二尺深便是長
灘漸漸挑西收洪如水竿戳着硬沙不是長沙地面即
便復回望大東行使見綠水望東行使到白水尋長沙
收三沙洪如收不着洪即望東南行使日間看水黃綠
水浪花如茶末木夜間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
船稍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好風半潮北見崇明沙南見
青浦墩沿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必是高
了前有陰沙半洋沙嚮沙攔頭沙即是瞭角嘴北便復
回往正東行使看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收不
得洪即挑東南行使看水色收寶山如在黑水大洋挑
東多必是低了可見隔界大山一座使望正西挑南一
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茶山如不見隔界山又不
見茶山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使必見石龍山孤礁
山復回望西南行使見茶山收洪後住盡回帆程限一
遼河口開洋順風一日一夜經至鐵山南面山前帶東

鐵二字望南行使經至成山收入南洋望正南行使三口三夜經至桃花斑水邊望東行使見白水帶西二字勤戳點竿尋投長灘一丈八尺漸漸減至一丈五尺望西行戳楊子江洪如尋不見洪內望下使必見茶山至茶山後水溺船稍南面坐茶山望西行使半湖便見崇明洲如若風順一朝送至劉家港口內拋泊若船去回須記桃花斑水比有半洋沙嚮沙陰沙在洋內須要隄防凡空回還不可料程早早可使船小料亦如此即防無礙一福建布政司水波門長樂港船廠門船水程地頭預要水手船隻護送沿港海島其神仙壁碧水屋山島去處古有賊船以一長便船開洋送至三岔河口如

過一日二日至古山寺登山送香燭防東南颶作潮大過日平息送至望琪港娘娘廟前拋泊過日至長樂港口過一日至民遠鎮巡檢司過一日至總埠頭港過一日至福州左等衛告要水手船送過一日至五虎廟總福過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使正東便是裏衣山正北便是定海千戶所東南便是福清縣鹽場過一日至王家峪海島拋泊過一日至北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好拋泊過一日至福寧縣晚收風火幫娘娘廟前拋泊過了一日如滿門千戶所防有天霧晚收艤槽巡檢司海口過一日至金鄉衛告要水手船隻引送過一日至松門衛過一日至温州平陽縣平陽巡檢司海口

至鳳凰山銅盆山防東南颶作晚收中界山拋泊過一日至盤石衛但見天霧在中界山正北島拋泊過一日南風行使至晚收北門千戶所要尋捕魚小列船送過一日南風往北行使過利洋鷄籠山等潮可行至松江港松門衛東港拋泊見捕魚船十五六隻便是港口過一日等潮開船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晚收拋泊過一日離溫州望北行使晚到桃青千戶所聖門口拋泊過一日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澗跳千戶所長亭巡檢司要水手魚船過一日至羅漢堂山到石浦千戶所東門拋泊要水手送過一日至定海衛放回金鄉衛盤石衛要稍水手離石浦港後門出過銅瓦山後沙洋半

邊山党公爵溪千戶所望北行使至青山門亂石礁洋至前倉千戶所雙膺港騎頭巡檢司前拋過至大嵩千戶所過家門山招寶山進定海港定海衛南門拋要稍水船送燒總福娘娘廟祭奠開洋望北行使至遮口山黃公洋至烈港千戶所海寧衛東三姑山望北行使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府上海縣海套水淺望東南行使過晚拋船等潮過半日大七山小七山過太倉寶塔望東北行使過兩日兩夜見黑水洋南風使船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內懸山一座便是延真島至靖海衛口淺灘可預避之

按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

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塩城縣歷海寧
 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
 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
 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楊子江開
 洋落潮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
 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至直沽其道差有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
 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
 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 京師不
 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

續文獻通考卷之四十終

